

■流沙

“叶文贵”这个名字可能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记得起来了,而在上世纪80年代,“叶文贵”这三个字几乎等同于现在的“王健林”“马云”。

叶文贵是温州苍南的一位农民,30多年前,当万元户成为财富的代名词时,他已坐拥千万元资产,在全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力。但他的财富却在上世纪90年代初突然“陨落”,这一切源于他的理想主义——造车梦。

叶文贵还在东北当知青的时候,就梦想要造出汽车。有了财富之后,他开始摒弃一切俗务,淡出人们视线,专心营造他的造车梦。

1993年,他研制出中国首辆混合动力小轿车,一次充电可以行驶200公里,最高时速80公里,而且汽车配件95%以

■谢建萍

溪畔梓洲

从野马岭民宿到梓洲“乡村画语”,已是傍晚。太阳的余晖渐渐地从山巅隐去,白天蒸腾着的热气,开始一点点地被浓绿的旷野、山林吸附着。

如巨型扇面般打开的马岭山,一条溪涧从山凹腹地钻出,溪水左突右拐,流经上梓洲、下梓洲、石舍、卢茨湾,像被大地母亲的手抚摸着,一路奔跑着向富春江、钱塘江而去。

为了防止汛期暴涨的洪水损毁村里的房屋与庄稼,村民沿着溪涧砌起结实的石砌,上面架起坚固的桥梁,蜿蜒几十公里向外延伸。村里新建的楼房一幢幢拔地而起,如雨后春笋般,或几家聚集,或单户独户,错落有致地随地势散落在溪畔左右。

与山为邻,择水而居,是中国人历来的传统,近水结庐自然也成了现代人追求的一种理想生活。“乡村画语”是一家民宿,坐落在梓洲溪源头的山脚,溪水紧贴着墙脚石砌流向下游。由于前些天连降暴雨,溪涧水量猛增,溪水顿失往日的温和,顺着山坡急速地朝着大小溪石横冲直撞,在民宿屋前的平缓地带形成了一个水潭。站在潭前,循着山势向上眺望,大小飞瀑影影绰绰,若隐若现,它们一路翻飞,发出轰轰的水声,像个调皮的小孩欢快地冲你奔来。难怪,那晚入住三楼的“观潭”间,又遇半夜一场暴雨,一夜听潭,整个人如同置身于黄果树大飞瀑,如梦如幻。倒也心生另一种期盼,待溪水心平气和时,躺在隔壁“听潭”间舒适的大床上,听它窃窃私语。

溪畔的“乡村画语”,不论从它的名称,还是从实地来看,都称得上是居住环境优美 的代名词。民宿主人姚书记特别有创意,他在贴着房子的整个溪涧上,铺上水泥板,然后浇筑平整,不论何时进出家门,脚底下的水声有时哗哗,有时叮咚,日日弹唱不绝于耳,仿佛踩着琴键那般。屋前是个超大的院子,是花圃,是菜地,也是果园。到大小溪石巧搭的休憩处坐坐,看看绿草,赏赏杂花;菜地里的毛芋,叶大肥厚,长势喜人;贴着菜地的是一大片猕猴桃园,碧绿的叶子像打着的小伞,藏在叶下的猕猴桃三两个或四五个挨在一起,一如课堂上顽皮的孩子,在交头接耳说悄悄话。

晚餐就在大门口,山风徐徐,溪水哗哗。四方桌,一家人,好不惬意与幸福!饭后沿着溪边小路散步,乡村景致如画。地里,成畦长须的玉米,葡萄爬藤的番薯,躺在草丛里的冬瓜,挂满架上的丝瓜、黄瓜;屋檐,酒坛、彩磁、花盆装饰的围墙,墙脚院落,凤仙花、鸡冠花、大丽菊灿烂一片。从农家大门望进去,偶见厅堂里摆的竹椅子、竹床、八仙桌,依然那么亲切、熟悉。不远处的村子里中心,传来了跳广场舞的音乐,还有石桥上乘凉聊天的身影若隐若现……

早晨醒来,推窗远眺,雨后的梓洲格外清新自然,美女峰在游走的云雾里羞着答答、躲躲藏藏。“乡村画语”右侧,一条溪谷古道,弯弯曲曲地向后山延伸,然后遁入浓郁的林子。拾阶而上,山林里不时飞出鸟儿流动的音乐,石壁下搁置着小蜂桶,还有小溪涧的泉水顺着竹制水渠,细细地如线一样流入一只大水缸。

没走几步,便见民宿后面一座老屋,泥墙黑瓦,门廊上有一“怡潭山居”几个醒目大字,细看是西冷印社沈正宏先生所书。院子里,风车,石槽,石磨,石臼,老物件应有尽有。院子左侧一堵老石墙,爬满了木莲,墨绿色的木莲果藏匿其间,恍若走进时光深处。这时,一位正在晒衣的奶奶放下手中衣物,笑着朝我们迎过来,面容清秀的她原来是姚书记的妈妈。她告诉我们,她大儿子在老宅前面建造了具有现代人居品质的民宿“乡村画语”,二儿子保留着老宅的原汁原味,把老宅折腾成自己喜欢的岁月记忆里的样子。她和老伴至今还是习惯住在老宅,每天劳作生活。她还问起他们家的梓洲红茶怎么怎么样,我们齐声好喝!于是,奶奶又兴致浓浓地跟我们聊聊梓洲红茶的制作工艺,要选梓洲高山上的头茶,在茶叶才伸展开两三片叶时就来,然后发酵、烘干,不能晒太阳,怕太阳气冲淡了茶的原味。想不到昨晚大家众口称赞的红茶是奶奶一手制作。

姚书记指着巨幅画似的马岭山告诉我们,“外婆家”老总将租赁马岭山云深处的潘岭村,进行整村搬迁整村改建,打造成既有舒适的居住品质,又保留老房子的岁月记忆,与周围的山林鸟鸣、明月清风和谐生趣的现代化民宿。

植物与庭院,山林、溪涧与村庄,无缝地对接,乡村自然气质不散。

创新始于理想

的汽车座椅当飞机座椅,制造出了一架“土飞机”,结果在试飞时就一头栽了下来。人倒没事,但让村民担心不已,因为大家都唯恐他可能还要试飞,如果飞机掉在自家屋顶,岂不是倒了大霉。

在网络搜索引擎上打入“农民制造土飞机”这几个字,可以得到89万个条目。对于这些农民造飞机事件,当年官方的态度很明确:不支持。如果违反相关法律,必须处罚。

农民造飞机同样被科学家嗤之以鼻。中国有位知名院士就说,在200年前,“农民造飞机”是值得鼓励的探索,但到了200年后的今天,再重复这种探索,注定要失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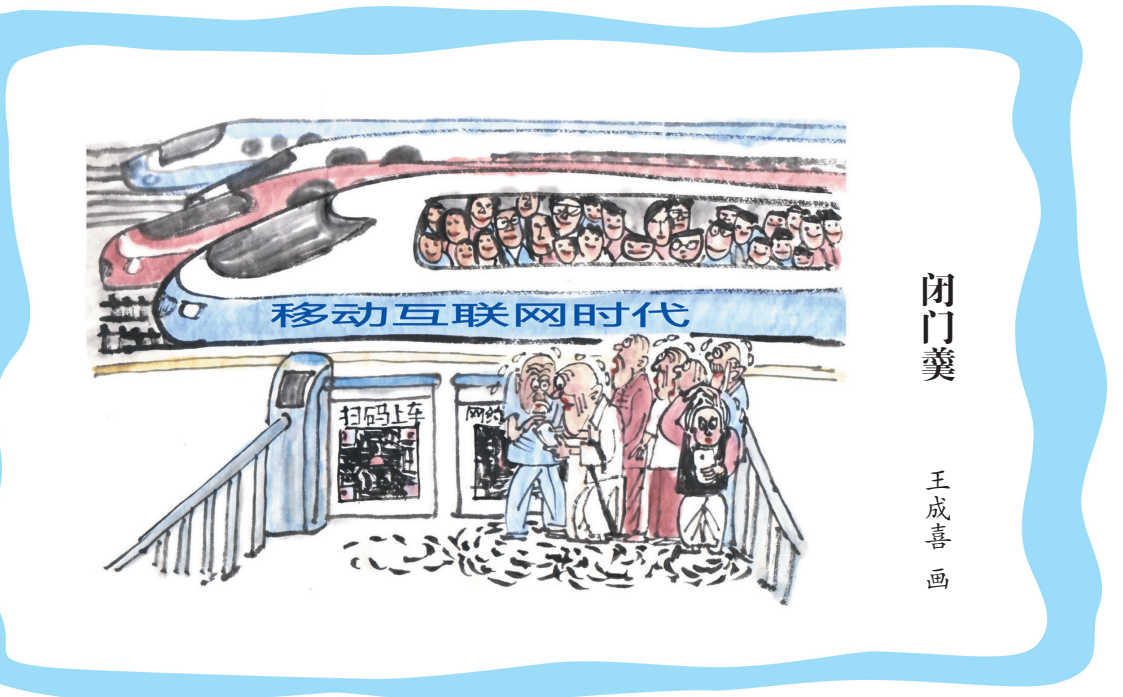
从经济上说,农民不论造汽车还是造飞机,都不可能产生效益,因为现在相

关技术早已成熟,不必由农民来探究。但一边是官方和科学界的全面否认,一边却是人文圈的大力褒扬。许多人文主义者 为农民造汽车和造飞机欢呼不已,他们认为这些农民是“民间科学家”,预示着民间创新力量。这个社会应该对这些可爱的农民给予宽容。这些草根的创新欲望,其实是与整个社会的创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。

科学人才和创新资源高度集中在所谓的“精英层”,民间智慧往往被漠视并停留在体制之外。但创新并不仅仅是精英的创新,对草根的创新也应加以鼓励。这个社会到了时刻关注民间科技创新,“英雄”不问出处的时候,才能真正被称为创新型社会。

古人驯化猎鹰很讲究技巧:幼鹰刚学会飞的时候,把鹰眼缝上,使之不能视物,另以布袋笼罩在鹰头上,然后将鹰放到空无一物的屋子里。屋中用稻草架设草人,训练鹰停在草人的臂膀上面。刚开始,鹰在屋里狂跳乱飞,利爪乱抓,直到力气耗尽,疲惫不堪,才不得已停在草人的臂上歇息。每当鹰停在草人臂上,主任就给鹰喂少量的肉,数十天后,即达到了训练的目的。这时把缝着的鹰眼放开,把罩在鹰头上的布袋去掉,并把草人拆除,以人的臂膀代替。鹰一开始又是狂怒乱飞,直到困倦无力时才驯服,又喂食少量的肉,始终不让鹰吃饱。

过了一段时间,鹰被完全驯服,把鹰带到室外,用竹子做成野鸡的模样,藏肉其中,置放到长草掩蔽的地



闭门羹

王成喜画

■朱辉

小学时的国庆演出

质疑这样化妆好看吗,老师说这么看是不好看,可是上了台,灯光一照就好看看了。

我们小学是由一座庙改建而成的,舞台有些高。记得我初次登台,还绊了一下。老师很紧张,提醒我要稳住。因为我是合唱团第一排,我的表现至关重要。

上了台,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一片,我当然有点心慌,但记住了老师的话,最要紧的是跟着音乐的节奏摇头晃脑,那时小学生合唱都这样,好像现在也是如此。唱完了,下了台,老师说表现不错。回到家里,想快点擦去脸上的两坨胭脂,姑妈不让,说贵着呢,平时她都舍不得买,让胭脂在脸上多留两天,相当于占了便宜。

第二年学校的国庆演出,我从合唱团又被调到了朗诵队。6个人一组,登台时朗诵。一人一两句,然后合着说一句。由于有了之前的舞台经验,我在朗诵队表现得很稳定。

璎珞

赏一下他们的才华。那些文字都出奇的好,威滔在一封信中居然提到了“滴水之恩,定当涌泉相报”。

我为他的文采叫好,也为璎珞找到了深明大义的意见中人深感欣慰。直到后来在多部文学作品中读到“滴水之恩,涌泉相报”,才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深感羞愧。

收到“滴水之恩”的来信后,璎珞很快便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,结尾用了普希金的“假如生活欺骗了你”我是从璎珞的信中得知伟大诗人普希金的名字的,璎珞说普希金是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,普希金在一场决斗中身亡,他为爱情而战。她说起普希金的时候好像威滔也必将为他们的爱情而战。就这样,璎珞成了我文学上的启蒙老师。不,是她和威滔共同缔造了我。

可我始终不明白威滔所言“滴水之恩”究竟为何物,他为什么要涌泉相报。

这个问题困扰着我。多年以后,当璎珞和威滔天各一方,他们各自成家,一切都风平浪静,毫无瓜葛的时候,有一天,我终于逮住机会盘问起威滔“滴水之恩”,没想到到威滔嘴里念着“滴水之恩”,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他更忘了“威滔”,还问我是哪两个字。

我真想把他拉回从前油漆剥落的教室,打开璎珞的抽屉让他看看他亲手写下的情书。我是他们爱情的见证人,我保守着他们的秘密,这世

■陶琦

说鹰

鹰是一种既令人畏惧,又让人心生好感的猛禽。畏惧是因为鹰富有攻击性,好感则是鹰翱翔于长空的身影,具有一种兀傲孤高的不俗气质。

鹰的眼睛锐利,视力可达极远,且能在空中追踪猎物,故很早以前,人们就将鹰驯熟后用于打猎。《后汉书》里记载袁绍、袁术兄弟,“少以侠气闻,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”。东汉时期,猎鹰就是权贵子弟的时尚玩物。白居易有一首《放鹰》长诗,非常形象地描述了驯鹰和放鹰出猎的过程。苏轼在知密州的时候,于心血来潮之际,也不免要聊发少年狂,左牵黄犬,右擎猎鹰,率众人到郊外打猎,以娱身心。到后来,鹰犬甚至被演化成了奴仆的代名词。

古人驯化猎鹰很讲究技巧:幼鹰刚学会飞的时候,把鹰眼缝上,使之不能视物,另以布袋笼罩在鹰头上,然后将鹰放到空无一物的屋子里。屋中用稻草架设草人,训练鹰停在草人的臂膀上面。刚开始,鹰在屋里狂跳乱飞,利爪乱抓,直到力气耗尽,疲惫不堪,才不得已停在草人的臂上歇息。每当鹰停在草人臂上,主任就给鹰喂少量的肉,数十天后,即达到了训练的目的。这时把缝着的鹰眼放开,把罩在鹰头上的布袋去掉,并把草人拆除,以人的臂膀代替。鹰一开始又是狂怒乱飞,直到困倦无力时才驯服,又喂食少量的肉,始终不让鹰吃饱。

过了一段时间,鹰被完全驯服,把鹰带到室外,用竹子做成野鸡的模样,藏肉其中,置放到长草掩蔽的地

■吴燕萍

在《诗说桐庐》中寻味觅色

美的山水,就像是一首诗,千百年来总是给人无尽的想象。

清光绪年间,有一位叫做刘嗣馆的进士来到桐庐,被富春江的景色深深吸引,诗情大发的他,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。其中最令人惊叹的,大概要数这首《自钱塘至桐庐舟中》:“一折青山一扇屏,一湾碧水一条琴。无声诗与有声画,须在桐庐江上寻。”

在桐庐江上寻诗,刘嗣馆不是第一位,也不是最后一位,他只是许许多多诗人中的一位。来过桐庐的诗人很多,据《诗说桐庐》记载,李白、孟浩然、韩愈、孟郊、白居易……光唐代就有70多位。这一位位诗人,创作了一首又一首的诗歌,这一首首的诗,就像一块块的招牌,告诉我们桐庐的山水到底有多美。

生于斯长于斯的桐庐籍作家董利荣,在浩如烟海的山水文字中寻踪觅迹,发现了桐庐的身影,他把这些文字收集在了他的作品《诗说桐庐》中。在书中,我们可以看到,一位满怀深情的作家,是如何一点一点地去探寻属于桐庐的诗情画意。

那些美妙的诗歌,就像一朵朵浪花般,充实在富春江上。诗因江而生,江因诗更美。而在这些绚丽的诗歌中,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,大概要数宋代的这两位词人的作品,一豪放,一婉约,皆为词中翘楚。

豪放如苏轼,一生颠沛,足迹应该算广了。见多识广的他,却对桐庐的山水难以忘怀,足见其魅力。“三吴行尽千山水,犹道桐庐更清美。”踏遍千山万水,还是觉得桐庐最美,尤其是在“三吴地”这个本就似江南的地方,桐庐直是“艳冠群芳”。

如此直白而坦率的抒情,很符合苏东坡豪放达观的个性,读起来自有一种无可比拟的酣畅淋漓。在他的这种“误把他乡做故乡”的恍惚中,折射出的是一种文人骨子里最深的依恋与归属感,那里隐藏着的是无须用过多的文字去渲染的别样情愫。

婉约如柳永,一生郁郁不得志的他,对寒蝉凄切、兰舟催发,在念去去的烟波里,发出无限感慨——“多情自古伤离别,更那堪清秋佳节。”任是如此凄迷,在见了这一江桐庐色后,竟也忍不住夸赞:“桐江好,烟漠漠;波似染,山如幄。绕严陵滩畔,鹭飞鱼跃……”

桐江好,这三个简简单单的字眼里,有着千种情怀,分明已经道出了桐庐的山水是多么令人艳羡。柳永才华横溢却一生坎坷,在无穷的山水与别离中,声声哀怨诉说内心的苦闷与彷徨。我想,总有那么一刻,山水可以用它们的清音,去洗涤诗人内心的尘垢,换取片刻的欢娱与宁静。桐江正好,足以慰藉。

在桐江寻诗,本就是件风雅的事;而在桐江上觅色,则又是更进一步撩人心怀了。

还是这位进士刘嗣馆,在他的另一首七律《子陵台》中有这样一句:“一江倒入桐庐色,四壁飞来竹石

方。然后用长绳子拴好鹰,让鹰高飞,鹰在空中发现猎物之后,会奋力扑下来啄食,又再慢慢收紧拴在鹰腿上的绳索。以此方法,训练的时间久了,即可携鹰出猎,使唤起来无不如意。

元初,由于民间驯养猎鹰的人太多,皇家猎鹰常与普通人家的猎鹰飞混到一起,分不清权属。忽必烈为此专门下了一道圣旨,规定百姓的猎鹰,脚环只能使用黑色皮子,不能与皇家猎鹰一样使用红紫杂色皮子脚环。

好的猎鹰不仅能追踪捕获猎物,还能根据不同的情况随机应变。明代笔记《五杂俎》载有一事:明代南京有户勋贵人家养了一只猕猴,调戏家中的侍婢,把主人惹恼了,想要杀了它。猴子逃到报恩寺的塔顶尖上,离地数十米高,人上不去,猴子却上下自如,人拿它一点办法没有。有人放猎鹰去抓猕猴,反而被猴子一连杀了数只。见状,主人愈发盛怒,张榜招募能人,若有人能将猴子杀掉,奖一百两银子。有个辽东人带了一只体形很小的猎鹰前来应募。鹰先是在塔顶盘旋良久,便飞走不见了踪影,下面观看的数万人面面相觑,不知何意。过了一会,鹰从云中直飞而下,猴子也仰头而望,摆好了迎战的姿态。鹰飞近猴子,猛地将身上的羽毛一抖,一阵黄沙顿时从天而降,把猴子的眼睛迷住了,鹰轻松一击,即将猴子击毙坠地。众人这才明白,鹰之前飞走,是去取沙子。

如此离奇曲折的情节,一如阅读传奇小说。

声。”

“桐庐色”这一极富张力的词,仿佛有着无穷的爆发力。在这些文字的底下,我们分明看见了一副色彩缤纷的画卷,画中有声有色,有动有静,五彩斑斓。就是在这样的山水荡漾下,文字才能更加撩人心怀。于是,千百年来,有多少文人墨客留下文字的印记。

董利荣也不例外,他用他独特的笔调,条分缕析又鞭辟入里地诠释了到底何为“桐庐色”,他的这些独到的见解,都收录在他的这篇《好一江“桐庐色”》中。在董利荣看来,所谓的“桐庐色”,其实就是山色与水色,具体可以体现在“碧”“清”“绿”“翠”等字眼上。其中,“绿”又是桐庐的主打色。在这些写绿的诗中,又以清代才子纪晓岚的《富春至严陵山水甚佳四首》中的这一首最佳:“浓似春云淡似烟,参差绿到大江边。斜阳流水推篷坐,翠色随人欲上船。”或浓或淡的绿,或深或浅的绿,跟随看人的脚步,一直蔓延到两岸。如此鲜活而又灵动的绿,着实惹人喜爱,令人惊叹,让人忍不住也想坐着乌篷船,去桐庐的江边,拥一捧绿色入怀,让心绪渐渐宁静,让心灵得以升华。

作为土生土长的桐庐人,与历史上的文人墨客相比,董利荣对于这一江的“桐庐色”要爱得更透彻、更深入。多年来,他致力于读诗研诗,透过富春江的浪花,去寻觅历代诗人所描绘的美景胜迹及风土人情。正如他自己所言,因为热爱,所以投入。

爱桐庐,是他呕心沥血研着桐庐诗作的源源动力;也因为爱桐庐,所以一直心无旁骛,笔耕不辍。董利荣对于桐庐的热爱,是深入骨髓的。只要读过他的文字,就能深深感受到,他的文字里洋溢着浓浓的家乡情结。为什么我的眼里,满含“桐庐色”? 因为他对这片土地,爱得深沉。

陆春祥老师在《从风流飘逸任意东西》中曾这样评价:“几十年来,董利荣从如海中的诗歌中摄取精华,独特的理解,多个角度锻造成章,风物美味,春夏秋冬,晴雪雾霜,我们一一细吟,桐庐,桐庐,桐庐,千百年来,诗中问江有这么多美的桐庐,实在让人惊叹不已,我们的认识于是逐渐深刻,我们的事业因此逐渐广阔,桐庐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。”一本《诗说桐庐》,就是这样,既多层次、多角度地细说了桐庐的山山水水,又用另一种笔调绘出了诗一样的桐庐,让每位阅读者,都能在诗意境里徜徉。

桐庐本身就是一首诗,用诗的方式叙述桐庐,桐庐也就处处有新诗了。据《桐庐县志》记载:桐庐港湾,“渔舟往来,至晚尝闻歌声,名‘桐溪唱晚’”。古今多少事,渔唱起三更。无论是桐江的白天还是黑夜,沉醉在那一抹属于每一位子民的桐庐色中,大约是我们凡夫俗子眼里最美的景象了。

落过款,烙过印,这样的桐庐色调,真是惹人喜爱。反正,我是爱了;那么,你呢?